

歷史感應統紀

第三卷  
王震署



歷史感應統紀卷三

衡山聶雲臺編纂

彭澤許止淨評訂

南史

郅后

郅后。嬪於武帝。酷妬忌。及終。化爲龍。入於後宮。通夢於帝。或見形。光采照灼。

帝體不安。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。爲殿。常置銀鹿盧金瓶。灌百味以祀之。梁后妃傳

太平廣記。郅氏化蟒。帝以告誌公。公曰。非禮佛不可。帝乃撰悔文十卷。爲其懺禮。又

一日聞異香馥郁。仰視見一天人。曰。此蟒後身也。蒙帝功德。已生忉利天。酷妬。卽

是瞋心。瞋心所感。變爲毒質。故受形爲蟒。因果之理。亦自心所造也。梁武造懺以度

之。懺中發慈悲心。廣大心。消滅瞋毒。故得脫蟒而生天。神僧傳。安世高。謂其同學曰。

卿明經精懃。而性多恚怒。命過當受惡形。我得道。必相度。旣而達邾亭湖。神告高曰。

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。好行布施。而性多瞋怒。墮此神報。高曰。遠來相度。何不出形。

神從牀後出頭。乃是大蟒。悲淚如雨。高取絹物爲造寺。神卽命終。化一少年。上船長跪。受高呪願。忽然不見。又唐華嚴和尚。首座。因沙彌碎鉢。瞋恚死。化爲大蛇。來吞沙彌。和尚以錫杖止之。令衆念佛。爲受三歸五戒。乃去。和尚謂衆曰。此首座合證果位。爲臨終惜一鉢。怒此沙彌。遂爲蟒形。今若殺沙彌。必墮地獄。賴吾止之。與受禁戒。今當捨身。生裴中郎宅爲女。年十八亡。再轉男出家。弟子詣裴寬宅。果生女。至十八歲卒。又案近有醫書。載西人婦。盛怒之後。以乳哺兒。兒無病而死。醫驗之。謂係中毒。不解其故。後復產兒。亦於盛怒之後。以乳哺兒。兒又死。醫乃化驗其乳。全係毒質。是爲瞋心成毒之確證。現身已能變毒。死後能不化蛇乎。是知瞋恚之爲害也大矣。若有多瞋宿習。當常作被怨家打罵毀辱想。不但不起瞋心。且復生歡喜心。作償債想。久作此想。縱遇橫逆。亦不生瞋矣。又若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。亦可消此宿習。

宋文帝義康

彭城王義康。權傾天下。亦自強不息。府門每旦常有車數百乘。雖復

位卑人微。皆被接引。愛惜官爵。未嘗以階級私人。文帝有疾。義康入侍。湯藥飲食。非口

嘗不進。或連夕不寐。後坐罪免爲庶人。會魏軍至。上慮有亂志者。奉義康爲亂。遂賜死。初。會稽長公主爲文帝所親敬。嘗就主宴集。甚歡。主起再拜頓首。悲不自勝。曰。車子歲暮。必不見容。特乞其命。因慟哭。上指蔣山曰。必無此慮。若違今誓。便是負初甯陵。後文帝爲長子劭所弑。

義康貪婪驕縱。亦有取敗之咎。惟殺不以其道。應受惡報也。

義季

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。大蒐於郢。有野老帶苦而耕。左右斥之。老父曰。盤

於遊畝。古人所戒。今陽和扇氣。一日不作。人失其時。奈何以從禽之樂。而驅斥老農。義季止馬曰。賢者也。賜之食。老人曰。願大王均其賜也。苟不奪民時。則民皆享王賜。老人不偏其私矣。斯飯也。弗敢當。問其名。不告而退。衡陽王義季傳

六朝紊亂之際。尙有隱君子。如長沮桀溺之流。雖云野有遺賢。爲有國者之不幸。而究竟培養國家元氣不少。

宋明帝

建安王休仁與明帝素相愛。及廢帝世。同經艱危。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。

泰始初。四方逆命。休仁親當矢石。大勳克建。任總百揆。四方輻輳。上不悅。休仁求解職。見許。及殺休祐。其年上疾篤。爲身後計。召休仁入宿。賜死。休仁罵曰。上有天下。誰之功也。孝武以誅鋤兄弟。子孫滅絕。今復遵覆車。枉殺兄弟。其能久乎。及帝疾甚。見休仁爲祟。叫曰。司徒小寬我。尋崩。宋文帝諸子傳

專制君主。無論若何權力。及其將死。則與乞丐平等。所謂一切威勢。悉皆退失。輔相大臣。宮城內外。象馬車乘。珍寶伏藏。如是一切無復相隨。此時正宜爲身後計。則除暴讎罪。興仁修福也。乃宋明爲身後計。則枉殺兄弟。若惟恐死之不速。入地獄之不深者。至叫司徒寬我之時。得無悔計之太左耶。嗚乎。晚矣。

劉伯龍 宋劉伯龍爲武陵太守。貧窶尤甚。嘗召左右。將營十一之方。見一鬼撫掌

大笑。伯龍歎曰。貧窮固有命。乃復爲鬼所笑也。遂止。宋劉粹傳

此鬼大是雅人。有益伯龍不少。然亦以伯龍生平廉潔。鄙念偶萌。故不惜現身指點。不然。鷄鳴而起。孳孳爲利者。滔滔皆是也。何能盡笑乎。

蕭惠明 宋蕭惠明爲吳興太守。郡有卞山。山下有項羽廟。相承云。羽多處郡廳事。

前後太守不敢止。惠明曰。烏有是哉。遂盛設筵榻接賓。數日見一人長丈餘。張弓挾矢。

向惠明。既而不見。因發背旬日而卒。蕭思話傳

蕭琛 蕭琛爲吳興太守。郡有項羽廟。土人名之憤王。甚有靈驗。遂於郡廳事爲神

座。公私請禱。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。以牛充祭。琛登廳事。聞室中有叱聲。琛厲色曰。生

不能與漢祖爭中原。死據此廳事。何爲。因遷之於廟。又禁殺牛解祀。以脯代肉。蕭思話傳

按惠明只是不信有神。故爲羽所戕。琛則遷之於廟。其理直。禁宰牛。其心仁。故雖猛

如項羽。亦不得不俯首就範。又按齊書曰。李安人爲吳興太守。郡有項羽神。護郡廳

事。太守到郡。必祀以輓下牛。安人奉佛。不與神牛。著履上廳事。安人尋卒。世以神爲

崇。云觀蕭琛事。足證安人之卒。非神爲崇。蓋世之神祠。縱有淫昏之鬼。作威福於其

中。然邪決不勝正。况奉佛之人哉。

王僧達 宋王僧達幼聰敏。好鷹犬。躬自屠牛。兄錫罷臨海郡還。俸祿百萬以上。僧

達一夕令奴輩輦取無餘。爲宣城太守。遊獵無度。受辭辨訟。多在獵所。遷吳郡太守。西

台寺多富沙門。達遣主簿率門義也。家丁劫寺內竺法瑤等。得數百萬。後高閹與沙門曇

標等謀爲亂。帝以僧達屢經犯忤。因陷之。賜死。宋王僧達傳

僧達以太守而爲屠爲盜。其取誅固定然之理。惟劫掠沙門之資財。卽受沙門拖累。則報施之巧也。

按地藏本願經云。若有衆生。偷竊常住財物。穀米飲食衣服。乃至一物不與而取者。不當墮無間地獄。千萬億劫。求出無期。薩遮尼乾子經云。若有惡人。破沙門房舍。取佛法僧物。園林田宅。衣服飲食。一切珍寶。應當上品治罪。以作根本極重罪故。觀佛三昧經云。七種重罪。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。其中第五。卽用僧祇物。蓋俗人財產。不過一家生命所關。而盜劫者。且罪在不赦。况常住財產。爲一切衆生慧命所係。故犯盜劫者。其罪大不可言喻。冥祥記載。宋唐文伯弟好蒲博。屢竊寺錢。後病癩。卜者云。由盜佛錢。其父怒云。佛何神。令我兒致此。當更虜奪。若復能病可也。卽取寶蓋帶爲腰。

帶旋惡瘡起腰處。又周宗從軍北伐。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。至一空寺。有水精像。因共竊取質食。惟一人不得分。既歸三四年中。宗等五人相繼病癩死。不得分者獲免。皆元嘉間事。蘇東坡筆記。余在儋耳。聞李氏女死。兩日復生。問其父。述云。初至冥府。言此誤。追見獄在地窟中。隧而出。入一軀。身生黃毛如驢。蓋某僧之室也。曰。吾坐用檀越錢物。已三易毛矣。僧以檀施錢物。與在家之妻。尚犯大惡。如僧達者。真阿鼻種子矣。

謝朓。謝朓文辭清麗。啓王敬則反謀。敬則女爲朓妻。常懷刀欲報朓。朓不敢相見。爲江祐所構。下獄死。臨終歎曰。天道其不可昧乎。我雖不殺王公。王公因我而死。宋謝裕傳敬則助齊主篡逆。後又懷二心。反覆小人。本死無足惜。惟朓身爲子壻。首發其謀。故臨死於良心上。終自問不過。

王志。王志遷宣城內史。清謹有惠政。郡人張倪。吳慶爭田不決。志到官。父老相謂曰。王府君有德政。吾鄉里乃有此爭。倪慶因相攜請罪。所訟田遂成閒田。後爲東陽太



守郡獄有重囚十餘。冬至日。悉遣還家過節。皆返。唯一人失期。志曰。此自太守主事者

勿憂。明旦果至。以婦孕生。吏人歎服。

王曇首傳

袁燦

宋袁燦。鎮石頭。齊高帝將革命。殺燦并其子。最燦小兒數歲。乳母將投燦門

生狄靈慶。慶遂抱以首。乳母號泣呼天曰。公昔於汝有恩。故冒難歸汝。奈何。殺郎君以  
求小利。若天地鬼神有知。我見汝滅門。此兒死後。靈慶常見兒騎大氈狗。戲如平常。年  
餘。忽一狗走入家。遇靈慶於庭。噬殺之。少時。妻子皆歿。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。

宋袁燦傳

當靈慶抱兒以首時。方自謂大利。忽臨機不可失矣。而乳母乃謂之求小利。何所見

不同之天壤耶。至爲狗噬殺。狗報仇耶。兒爲厲耶。冥冥中自有主宰者。少時。妻子皆

歿。乳母所見。又何神乎。嗚乎。愚夫愚婦所能前知。而陰賊險佞之徒。竟昧然無知。可

不怪哉。噫。富貴爵祿之陷溺人心。至於此極。宜乎修道之士。避之若浼矣。又還怨記。

諸葛覆爲元真太守。病亡。子元崇迎喪還。覆門生何法僧。貪其資。與伴共推元崇墮

水死。爾夜元崇母夢崇還。斂父亡。及身被殺。委曲歔歔不能自勝。又云。疲極困臥。牕

下牀上。母視眠處。沾溼如人形。於是舉家號泣。聞於官。刺史徐深之。驗諸葛喪船。父子亡日如鬼語。乃收行兇二人。卽款服殺之。

褚澄

褚澄。尚宋文帝女。善醫術。爲吳郡太守。百姓李念道。以事到郡。澄曰。汝有重

疾。答曰。舊有冷疾。五年不差。澄爲診脈。曰。汝病是食雞子過多所致。令取蘇一升。煮服一服。乃吐出一物。開看是雞雛。羽翼爪距具足。能行走。澄曰。此未盡。更服藥。又吐得如向者雛十三頭。而病差。褚裕之傳

以雞卵爲無上補品者。請讀此。

褚彥回

褚炤。字彥先。彥回從父弟。少有高節。彥回身任二代。拜司徒。賓客滿座。炤

歎曰。彥回少立名行。何意披猖至此。門戶不幸。乃有今日之拜。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。不當是一名士耶。名德不昌。遂有期頤之壽。褚裕之傳

當拜司徒而賀客滿堂時。彥回意氣之盛。較之齊人施施從外來。自更增十倍。不意乃有阿弟。效妻妾之羞。且泣。富貴壽考。以門戶不幸四字括之。奇絕慟絕。

徐秋夫孫文伯。

徐秋夫工醫術。爲射陽令。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。秋夫問何須。答

言患腰痛。死雖爲鬼。痛猶難忍。請爲芻人。按孔鍼之。秋夫如言。爲灸四處。又鍼肩井三處。設祭埋之。明日見一人謝恩。忽然不見。當世伏其通靈。孫文伯亦精其業。宋宮人患腰痛。牽心。輒氣絕。文伯曰。此髮癥也。以油投之。卽吐得一物。如髮長三尺。頭已成蛇。能

動。

張邵傳

吾國談鬼者。多謂鬼有氣無質。則似不應更有痛楚。然照佛經。人與鬼均業力所造。人謂鬼無質。鬼又何嘗見人有質耶。形體雖亡。業力不散。則爲鬼亦痛。固宜設芻針之。鬼疾卽愈。則由信仰既深。業隨心轉也。

顏竣

顏竣。延之子。遷吏部尙書。權傾一朝。延之嘗早詣竣。遇賓客盈門。竣方臥不

起。延之怒曰。恭敬擗節。福之基也。驕很傲慢。禍之始也。况出糞土之中。而升雲霞之上。傲不可長。其能久乎。竣後以事免。賜死。宋顏延之傳

延之數語。不惟知子莫若父。而實爲天下後世示之準則。百世不易者也。

沈道虔 沈道虔少仁愛。孫恩亂後饑荒。與兄子共釜庾之資。郡州府凡十二命。皆

不就。有竊其園菜者。虔自逃隱。侍竊者去。乃出。又有拔其屋後筍者。令人買大筍送之。曰。欲屋後竹得成林耳。盜者慙不取。使置其門內而還。嘗以拮拾自資。同拮者或爭穰道。虔諫之不止。悉以所得與之。爭者愧慙。後每事輒云。勿令居士知。冬月無複衣。戴禺爲作衣服。并錢一萬。與之。虔悉分諸兄弟。子無衣者。鄉里少年相率受學。咸得有成。累世事佛。推父舊宅爲寺。每四月八日請像。輒舉家感慟焉。隱逸傳

聞沈公之風。真能使頑夫廉。懦夫立矣。然推其所以致此者。則以累世事佛故。佛教之有裨世道。不其大乎。但今之信佛者。或進或退。其自修也。或作或輟。己身尙不能感。遑論及人。必如沈之舉家感慟。乃足當信士矣。

吳國夫 吳國夫有義讓之美。人有竊其稻者。乃引還。爲設酒食。以米送之。范叔孫傳

顧覲之 顧覲之爲山陰劇邑。御繁以約。務簡而事理。爲湘州刺史。以政績稱。卒諡簡子綽。私財甚豐。鄉里多負債。覲之禁不能止。後爲吳郡。誘出文券一大廚。悉焚之。宣

語遠近。皆不須還。覬之常執命有定分。非智力所移。唯應恭己守道。信天任運。而闇者不達。妄意傲倖。徒虧雅道。無關得喪。乃以其意。命弟子願作定命論。願覬之傳

經云。欲知前世因。今生受者是。蓋所謂命者。由各人生前善惡業力所造。或一生。或多生。所種之因。至今而成熟爲果。故有定分。非智力所能移也。然業自性卽空。本無實體。倘得般若智照。能令立即消亡。或誠心禮佛持名。或現業有大善大惡。亦得而轉之。則命無定分。可以智力移也。惟移之法。須向內脩行。而不可向外馳逐耳。總之。君子篤躬守道。當任天運。造福濟人。當盡人事。

蕭遙欣子畿

齊曲江公遙欣。宣帝兄。年七歲。出齋時。有小兒善彈飛鳥。遙欣曰。凡

戲多端。何急彈此。鳥自空中飛翔。何關人事。左右感其言。遂不復彈鳥。明帝入輔。欣參預政事。凡所談薦。皆得其人。卒諡康公。子畿。十歲能文。有弟九人。恩愛篤睦。性溫和。與物無競。沈約見其文。歎曰。始驗康公積善之慶。畿位尙書左丞。末年專釋教。爲新安太守。卒。子清有文才。爲永康令。齊宗室傳

觀齊宗室傳。其被廢黜。嬰誅夷者。何限。惟曲江勳名爛於朝野。令德傳於子孫。而皆自其少時。好生惡殺。一念所流播。易曰。蒙以養正。豈不然哉。故吾謂爲人祖父。而真愛其子孫。欲其進德立業。消災延壽者。必自幼年教以不殺始。現報錄。項璿性好善。嗜放生。一夕鄰人夢童子戴鳳翅盔。坐有鱗獸。鼓樂至璿家。遂生梓。後精通韜略。參贊軍務。又某富翁生一子。癡騃。翁憂之。有道人謂曰。此殺業太重。靈竅不開也。翁家遂戒殺。偶出。勸人放白花蛇一條。夜夢花衣人來謝曰。承恩相救。特來助公子讀書成名。後其子吐黑水數斗。穎悟異常。登甲榜。

蕭嶷

豫章王嶷。高帝第二子。寬仁。得朝野歡心。薨後。見形於沈文季曰。我未應便

死。太子加膏中藥。使我癱不差。復加湯中藥。使利不斷。吾已訴先帝。因出青紙文書。示文季曰。與卿少舊。年少舊交也因卿呈上。文季祕而不傳。甚懼此事。少時太子薨。又嘗見形

於第後園。乘腰輿。指麾處分。呼直兵。直兵無手版。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。出後園。閤直

兵倒地。仍失手版。

齊豫章王嶷傳

疑出青紙文書示文季。季祕而不傳。似真有文書在季手者。奇矣。惟疑在冥冥中。訴怨索命可矣。何必傳示文季。詎非欲轉告世人。昭示因果耶。

蕭誅。蕭季敞。蕭誅與兄諶同豫廢立。明帝誅諶。蕭季敞求收誅。乃至手相摧辱。誅

曰。已死之人。何足至此。君不憶相提拔時耶。幽冥有知。終當相報。季敞為諶所獎。故累

為郡守。在政貪穢。諶輒掩之。後為廣州刺史。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。少日果為周世

雄所襲。軍敗奔山中。為蛭所嚙。肉盡而死。慘楚備至。後為村人所斬。論者以為有天道

焉。齊宗室  
諶傳

季敞貪穢。諶輒掩之。其任用私人。不顧民命。與李敷任李訟事同。終受負恩反噬之

報。亦同。惟敞更仇及蕭誅。則又甚焉。蛭嚙肉盡。而後加誅。其惡報亦歷史所僅見。

蕭鏗。齊宜都王鏗。高帝第十六子。三歲喪母。及有識。問母所在。左右告以早亡。便

思慕蔬食。自悲不識母。常祈請幽冥。求一見夢。至六歲。遂夢見一女人。云是其母。鏗悲

泣。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。皆如平時。聞者歎歎。死後入夢於陶宏景。見宏景傳。高帝諸  
子傳

以數歲小兒。能因傷母而蔬食。誠足令人感泣。明帝不道。殘害骨肉。鏗雖不報怨。而休佑休仁等。終必殛之矣。

蕭子倫高帝

明帝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。執鳩逼之。子倫正衣冠出受詔。謂法

亮曰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高皇帝殘滅劉氏。今日之事。理數當然。因仰藥而死。

齊武帝諸

傳子

蕭道成爲鬼。聞孫子此種判斷。不知感想若何。然則人生何苦貪一時之富貴。而貽子孫無窮之殃。以致死在地下。受唾罵也。

張敬兒

張敬兒好射猛獸。發無不中。家貧。嘗爲吳泰家擔水。通泰愛婢。將被殺。逃

匿棺中。乃免。及領兵討賊。啓明帝。以泰黨同逆。收籍吳氏。唯家人保身得出。財貨數千萬。皆有之。繼誅沈攸之親黨。復沒入財物數千萬。爲雍州刺史。人間一物堪用。莫不奪取。好卜術。信夢。自云貴不可言。武帝疑有異志。遂收敬兒。及子道門。道暢道休。並伏誅。

齊張敬兒傳



籍沒兩家財產。各得數千萬。猶復取民間用物。其貪得無厭。實古今罕有。全家伏誅。有財無人享用。貪夫其奈之何哉。

劉靈哲

劉靈哲。所生母嘗病。躬自祈禱。夢見一黃衣老公與藥。驚覺於枕間得之。如言而疾愈。藥似竹根。於齋前種。葉似萹苳。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。爲魏所獲。靈哲爲布衣。不聽樂。及父懷珍卒。當襲爵。哲固辭。朝廷義之。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。累年不能得。武帝哀之。令北使者請之。魏人送以還南。乃襲封爵。齊劉懷珍傳

劉善明

劉善明。青州饑荒。人相食。明開倉以救。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。累爲州郡。卒無遺儲。高祖聞其清貧。賜穀五百斛。齊劉懷珍傳

周安士先生曰。每見人書寫田契。必曰。遠管業。嗚乎。田是主人身。是客。客又安得永有其主乎。若善明之續命田三字。遺愛在民。萬年不滅。則可謂永遠管業矣。

曹武

齊曹武。在雍州致錢七千萬。東昏卽位。利其財。誅之。收兵至。武歎曰。諸人知我無異志。所以殺我。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。武雖武士。有知人鑒。謂梁武曰。卿必大貴。